

伦言情小说系列



绿色山庄之一

恋恋情缘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绿色山庄之一 恋恋情缘

岑凯伦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心中缺乏爱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贫穷。

一座富丽的山庄，几对情痴的男女，腾起爱恨交织的狂风巨浪。

亦筑是个大学优秀学生，突然遇上了一个高大英伟的男同学雷文，二人在亲亲热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漂亮的黎群，搞得亦筑心神不定，这时雷文也遇上一个更有魔力的女同学黎瑾，四个人的爱恨交织，纠缠不清的关系，都是为一个爱！

十一月初，台北的最高学府台大，已弥漫着一抹淡淡的秋意；刚开学第一天，同学们匆忙穿梭在校园。

椰林下、操场上、校园里、教室内外都是人，然而，总觉得夏天热闹，或者是经过一个长长的暑假后有些陌生，或者是那阴沉、有雨意的天气，或者是榕树下的几片落叶，让人的心里仿佛若有所失。升了级，高了一班，在人生的旅途上又迈进了一步，然而，这些年轻人脸上并没有显著的欣喜。

成长，虽是一件兴奋的事，现实、冷酷的社会，已在这一代早熟的年轻人身上投下阴影。

虽没有毕业即失业那么严重，至少，在心理上有重荷、有负担，毕竟，有钱有势、令儿女一无所挂的父母是那么少——何况，有时财势也解脱不了精神上的重压呢！

文学院里，外文系二年级的教室已坐了许多同学，

有的在谈天，有的在看书，还没正式上课，显得有些散漫。

最靠里面的角落里，两个女孩子正在聊天，她们看去有显著的不同，然而她们谈得很开心，很融洽，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。

“我知道，暑假你一定躲在家里练琴，是吗？黎瑾！”

说话的女孩衣着朴素，大方自然，韵味天生。

“不练琴做什么？”黎瑾说。她是个有十足古典气质的女孩，非常美，眉梢眼角却透出一股傲气。“我又不出门，你呢？亦筑。”

“做了三个中学生的家庭教师，虽然很辛苦，但赚足了我和弟弟这学期的学费。”方亦筑扬一扬头，颇为骄傲的笑笑。

黎瑾没说话，她是无法了解亦筑的感觉。

她生在富裕的家庭，“钱”这个字对她没有任何观念。

“我学生的家长拚命挽留我继续做下去，但是开学了，我无法分心，否则功课怎么办？”亦筑继续说：“我不能因小失大，毕了业有前途才是真的！”

“你真是，上学期全系又是你第一，还口口声声的担心功课，你想做状元？”黎瑾打趣。

她说话轻声细语，斯文秀气，和她古典美的外型十

分配合。

“状元？”亦筑笑起来。

她很含蓄，很有教养，和黎瑾完全属不同类型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。“我只想读好书，找份好工作，帮助弟弟读完大学，或者让他深造，你知道我家情形，我父亲是没有能力的。”

“你呀——”黎瑾才说两个字，忽然顿住了。

教室门口潇潇洒洒走进一个高大英伟的陌生男孩，他脸上带着浅笑，锐利的黑眼睛迅速地在同学脸上一转，完全不因为生疏的环境而有所不安。

谈天的、看书的同学都停止下来，怔怔的注视这陌生人，他来得太突然，像一枚炸弹突然投入不设防的地区，他是谁？从来没有人见过他，莫非他走错了教室？

“我是雷文，”男孩子大方地自我介绍，他的声音很开朗、很温柔，仿佛有磁力。

“新转学来的插班生。”

教室里立刻起了一阵低声的议论纷纷。

新来了一个漂亮的转学生，无论如何，不会是件坏事，何况他的浅笑、他的大方、他的开朗，已赢得了许多女孩子的好感。

班代表起身简单地表示欢迎，雷文致谢后，在最后排找一个位置坐下来。

谈天的、看书的又重新开始。

黎瑾讪讪的，有些不自然的把视线再回到亦筑脸上。

“这个人有点油腔滑调。”她脸上有丝微愠。

“未必，我们不认识他怎能妄下断语？”亦筑摇摇头，“一个人处在陌生环境有时难免要伪装自己。”

“是吗？”黎瑾不置可否地。

教授进来，大家结束散漫地情绪。

其实，教授来也只是开场白，今天是不可能上课的。

就这么教授来来往往，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，排课表上已没有课，同学们开始纷纷离开。

黎瑾看看表，匆匆站起来，抱起一叠新书，说：“我得走了，接我的车子已经来了，哥哥会等得不耐烦，明天见。”说完急急忙忙地就走开。

亦筑微微笑一下，慢慢地把摊开的书一本本地堆在一起，抬起头，发觉同学已走光，只有那个新来的雷文还坐在那儿抄功课表，一副入神的样子，在下意识里，她不禁多看了他几眼。

他的侧面像正面一样吸引人，漂亮的脸上，有一种似乎是纯真的孩子气——无论如何，这与亦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雷文，新来的转学生，亦筑，别发傻了，现在赶回家，还可以帮忙妈妈做点家事哩。

亦筑抱起书，开始向外走，走了两步，坐在那儿的雷文忽然高声叫起来。

“喂——别走，等我一下！”他说。

亦筑惊讶地回头，发觉他连头都没抬起来。

“我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走，你——”雷文停下笔，抬起头，呆了，他没想到被自己叫住的人，竟是个飘逸的女孩。

“你——”他张大着嘴，那股孩子气更重。

“我是方亦筑，是你叫住我的。”

亦筑大方地笑笑，“你写吧，我等你。”

“我——以为你是男同学，”雷文也笑了，他笑起来很好看，露出一排整齐的雪白牙齿，给人一种健康的、愉快的感觉。

“很冒失，对不起！”

“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同？你不像个迂腐的人，怎么说这种话？”亦筑说。

“我怕你介意。”

他站起来，好高，比她高一个头，“我好了，走吧！”

他们一起走出教室，天上的阴云愈来愈重，似乎大雨快落下来。

“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我或任何人？你在陌生的教室怕吗？”亦筑问。

“不，我不是怕陌生的教室，而是怕孤独和没有朋

友，”雷文摇摇头，黑黑的锐利眼睛盯着亦筑，“我觉得孤独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。”

亦筑笑一笑，自然的风韵流露嘴角。

走完长长的柏油路，出了校门，她站住了。

“你的话和你的脸一样孩子气！”她说。

雷文呆一呆，亦筑挥挥手，飘逸地向路的一端走去，修长、柔美的身材，不曾被朴素的衣服所掩盖，那一头短发，给人平实、亲切的感觉。

他下意识地追上两步，叫：“等我，方亦筑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要跟我回家？或者要我送你？”亦筑忍不住笑，他实在太孩子气。

“不，我也走这条路，作个伴，有个人聊天也不至于寂寞。”他说。

“怕什么？谣言终归是谣言。”

他走在她旁边，“你刚才还洒脱得很，怎么现在又小心眼了？”

“什么洒脱？世界上谁能真洒脱？”她嘲弄地说。

她似乎忘了，他们才相识不久。

“我常想，等我有学问了、有钱了，就必能洒脱，但看见那些学者、那些富人，他们不正被学问、金钱所捆绑；怎么洒脱得起来？”

我又想，或者我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时，必能洒脱，但——那时我恐怕又不明白洒脱是何物，人又矛

盾，又患得患失，又贪心，又虚荣，真正洒脱的，没有！”

“一句话引来你那么多牢骚，看来你对社会、对自己充满了不满的情绪。”他好奇地看她。

“我不敢不满社会，因为我自量无力改造它，也不愿不满自己，人都有缺点，我努力去克服它，更兢兢业业地走我的路，没什么可不满意的，对吗？”亦筑扬一扬头。

雷文深思地看着她，态度严肃了许多。

“很少女孩子像你，你令我惊奇。”他慢慢说。

“我很平凡，而且安于平凡，如此而已。”她站住了。

“你的话很有哲学味，”他点头，“看来我苦读一年，转来T大的工夫没有白费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这两句话有关系吗？”她歪着头，有浓浓的少女纯真气息。

“当然，”他认真地，“我原来的学校，同学玩风太重，读书气不好，更不会有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我？”她疑惑地拉长了声音。

“走吧，站在这儿做什么？”他自然地拍拍她，“无论如何，我高兴能认识你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要转弯了，”她俏皮地笑，“我们仍同路吗？”

“哦！”他退后一步，挥挥手，“明天见。”

亦筑说再见，转身走开。雷文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再看不见她。

晚饭后，亦筑忙着洗碗，擦桌子，做一些善后的小事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脸上一片安详。

这是一幢政府配给的日式平房，年代久了，看起来又旧又简陋。

小客厅中有几张藤椅和一张饭桌，客厅右边有两间房，前一间是亦筑父母的卧室，后一间为亦筑亦恺姐弟占据着，他们室中间垂着一幅布帘，两边各有一张床和书柜。

客厅左边是厨房和厕所，前面用竹篱围着小小的院子。

这里没有豪华的享受，却有亲情，这里没有美丽的装饰，却有爱。

方秉谦坐在藤椅上看报，一圈圈的烟雾围绕在他四周，他是个安贫乐道的公务员，一生中行事方正，从不越轨，所以他不会发达，却也不会出纰漏。

淑宁——亦筑的母亲坐在另一边，亦恺正在替她轻轻捶背，她是个旧式的妇人，安分守己，相夫教子，年轻时为丈夫，中年后为子女，她的黄金年华已逝，只留得额头的风霜，她从不怨什么。

方家，虽然穷一点，但夫贤子孝，还有什么不满？

唯一遗憾的，是操劳的结果，她患了风湿，尤其在这要命的阴雨天，她就更像部陈旧乏力的机器了。

“舒服些了吗？妈。”亦恺问。

“好些了，”淑宁说，“累了吧？亦恺，等亦筑弄好厨房的事，你们姐弟俩一起去做功课。”

“不累，妈，”亦恺是一个用功的高二学生，老实而善良。“刚开学，没什么功课。”

“没什么功课也该温温书，”淑宁正色地说，“多跟亦筑学点，我的风湿老毛病，用不着你再捶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亦筑洗好碗筷从厨房中出来。

“亦恺累了，是吧！换我来。”

“不，”淑宁推开亦筑的手，“我已经不痛了，带亦恺进去做功课吧！”

姐弟俩对望一眼，无可奈何的退回房里。

“姐，”亦恺坐在书桌前，拉开了屋中间的布帘，“今天学校分组，我选了甲组，预备将来考医学院或理学院。”

“好，男孩子应该读甲组，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兴趣。”亦筑打开一本英文书。

“我倒无所谓，乙组文科我也喜欢，”亦恺天真地。

“只是读医科将来可使爸和妈妈身体好些。”

“没问题，还有两年我就毕业，正好你考大学，我做事了一定可以供你读完医科，甚至出国。”亦筑微笑

一下。

“那你呢？姐，你不想出国深造？”亦恺关心地问。

“我是女孩子，读的又是文科，出不出国都无所谓。”

亦筑说，脸上有勉强压制下去的某种情绪，“爸老了，薪水又不多，我该帮忙的。”

“姐，我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，把明天要上的课温习一遍，今天早点睡，”亦筑阻止他，“高二的功课是很忙的。”

亦恺温顺地转回书本上。他一向听姐姐的话，亦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这次——亦筑要去做事供他出国，他却不赞成了，但这不赞成了，只摆在心里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亦筑却无法像往常一样的把全部精神放在书本上。

她心里有点乱，倒不全是为了刚才和亦恺的对话，她早已决定做事来供弟弟读书的，这不会扰乱她，是什么？怎么她总是心慌慌的？

※ ※ ※ ※ ※

她强迫自己去记那生涩的英文字母，背来背去，一点都不顺利，往日的好记忆力仿佛已离开她，什么事使她变成这样？她开始从早晨第一件事想起——早餐后去学校，抄了功课表又和黎瑾聊天，后来雷文来了——是了，雷文，她心中波动起来，是雷文扰乱了她的，是他——但，他怎能扰乱她？他们才相识一天。

她有些懊恼，怎么可能被男孩子扰乱？进入T大，她曾发誓不沾感情上的事，一心用功为前途、为弟弟、为家庭。

不少男孩追求过她，但她从来不曾动心，这个雷文，他并未追求她，为何她竟心神不宁了？怎么回事？

她咬着唇，极力想从紊乱中自拔，雷文的影子反而更鲜明了。

无可否认，他是个出色的男孩，他漂亮，高大，开朗又大方，还有那令人亲切的孩子气，他是那种在一群人中，一眼就能够吸住别人视线的男孩，但是——吸引了她又如何？她不愿也不能动感情，女孩子最怕碰到这种事，一旦感情上响起警钟，将失去对任何事业的奋斗。

她偷偷看一眼正在用功的弟弟，亦恺那副聚精会神的模样，那种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脸映入她眼帘。

她咬一咬牙，强硬地压抑了心中波动，这是她唯一最亲爱的弟弟，她不能使他失望。

“姐，你看着我我在想什么？”亦恺忽然转头问。

“我——没有什么，”她掩饰地站起来，“我想去跟妈妈聊聊天，你继续温书吧！”

匆匆走到客厅，父亲秉谦已回房休息，只有淑宁还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。

“妈，怎么还不睡？”亦筑坐在淑宁身边。

“还早，我等你们，亦恺恐怕会肚饿，我想给他煮点面，发育中的孩子总特别好吃的。”淑宁说。

“他还在看书，你累了一天先去睡吧，我替他弄。”亦筑关怀地说。

“我不累，做点家事有什么累的，何况你帮忙了不少。”淑宁笑着说，“你看完书了吗？”

“看不下，”亦筑耸耸肩，无奈地，“大概是暑假太长，懒成习惯了。”

淑宁看着女儿，脸上的神色有点怪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妈，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，对吗？”亦筑问。

“也没有什么事，女儿大了，做妈妈的总得关心，”淑宁平静地说，“都大二了，从来没有见你提过男朋友

的事，也没有男孩子来找过你，亦筑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亦筑的脸突然红了，好像被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。

她出来聊天是为了不愿想雷文的事，谁知妈妈竟提起了男朋友，看来，要来的事避都避不开的。

“有没有？怎么不说？”淑宁再说，“我赞成你交朋友，但希望你带回家来。”

“妈，别提这事，我才刚过二十岁，并不算老呀！”

亦筑撒娇地，“你急着要把我嫁出去啊？”

“我说正经的，亦筑！”

淑宁看穿了女儿的掩饰。

“妈，”亦筑脸上神色严肃起来。

“我没有男朋友，也不想要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学问虽然重要，但是一个女孩子，总要找归宿的，”淑宁的大道理来了，“你不能抱着满肚子学问做老小姐啊！”

“你不懂，妈，”亦筑摇摇头，“我倒并不是想多么有学问，女孩子大学毕业也就够了，找归宿，未免太早，现在普通女孩都过了二十五岁以后才结婚。”

“二十五岁？你知道我二十五岁时已生了你！”淑宁说。

“时代不同了，”亦筑笑一笑。

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有时会坚持她的旧式思想。

“妈，亦恺要读医科，一个像他那么优秀的男孩

子，有机会最好让他深造，再说方家只有这么一个男孩怎么能不尽力培植他？”

淑宁呆一呆，亦筑继续说：“我们家没有积蓄，爸的薪水只够家用，我想毕业后找个工作做几年存点钱，正好可给亦恺深造，那时再找归宿也不迟，对吗？”

“对是对，只是你——”淑宁有点犹豫。

“我怎样？妈，别担心，这不是件严重的事，何况——”她想起雷文，脸上下意识地浮上一抹红晕，“婚姻的事可遇不可求，或者，我明天就能碰到个意中人呢！”

“说笑话，”淑宁拍拍女儿，“哪有那么快的事？我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话！”

“不是相不相信，妈，爱情要来时，无声无息的就来了，是无从捉摸的！”

亦筑笑着说道。

“别说这些，我可不懂。”淑宁也笑。

灯光下，洋溢着一片和乐的气氛、一抹温暖的亲情。笑声，把亦恺也引出来。

“什么事那么好笑？中了奖券？”他说。

亦筑立刻止住笑声，她不愿未成熟的弟弟知道这些。

“我们在等你，妈预备给你煮面消夜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饿，不必煮了，”亦恺摸摸短短的头发，孩子